

童话

TONG
HUA



童 话 TONGHUA

新 蕾 出 版 社

童 话
(第一辑)

*

新蕾出版社编辑、出版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1 插页2 字数229,000

1980年5月第1版 198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

统一书号：R10213·23 定价：0.85元

為童話之百花齊
放而努力！

韋盾

一九六〇年

元月

《童话》顾问

叶圣陶	叶君健	包 蕾
华君武	任溶溶	严文井
陈伯吹	陈子君	张天翼
金 近	郑文光	贺 宜
洪汛涛	黄庆云	葛翠林

童

话

(丛刊)

一九八〇年 第一辑

题 签	叶圣陶
题 词	茅 盾

笔 谈	我的祝愿	冰 心 (1)
	插上幻想的翅膀展翅飞翔	高士其 (2)
	童话的题材很多	严文井 (3)
	创作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新童话	贺 宜 (7)
	更多的探索 更多的实践	陈子君 (12)

泉水姑娘	胡景芳 (14)
车马炮	包 蕾 (22)
大大小小	沈 寂 (33)
翘嘴巴的小姑娘	郑 马 (43)
半边城 (中篇)	葛翠林 (47)
莲花姐妹 (中篇)	吕德华 (86)
秃秃大王 (长篇连载)	张天翼 (114)
草丛间的童话 (童话散文)	郭 风 (147)
三槐变三坏 (民间童话)	董均伦 江 源 (151)
鲛人泪 (民间童话)	陈玮君 (160)
能哥哥 (民间童话)	肖甘牛 潘平元 (169)
寻宝记 (民间童话)	赵燕翼 (178)

大罗刹国(古童话今译).....	郑万泽编译	(186)
失去的天国(科学童话).....	郑文光	(193)
照片里的鲸鱼(科学童话).....	叶永烈	(204)
“龟兔赛跑”里的秘密(童话相声).....	孙 毅	(212)
半半的半个故事(童话片电影剧本).....	洪汛涛	(223)
三峰驼(寓言).....	何公超	(287)
原来肚子里是空空的(寓言·外五篇).....	鲁 兵	(290)
从岩缝里长出来的小草(寓言·外一篇).....	金 江	(296)
脏玛娜什卡(南斯拉夫童话).....	戈宝权译	(299)
破匣子(西班牙童话).....	叶君健译	(306)
月亮不止一个(美国童话).....	任溶溶译	(323)

作家与作品

童话作家近况(一).....	柯玉生	(333)
坚实的脚印 宽广的道路.....	方仁工	(340)
为孩子们唱起的第一支春之歌		
.....	晓 汕 洛菲	(346)

封面: 王治华

插图: 朱延龄	毛用坤	张伯元	乐小英	于 化
姬振岭	缪印堂	王智远	刘泽岱	詹 同
刘旦宅	张世明	陈力萍	曲建方	李芳芳
阿 达	王书朋			

编后记..... (349)



我的祝愿

冰心

我没有写过童话，但我很喜欢读童话，因为我有时需要给幼儿们讲童话。

据我的经验，为现代儿童、特别是幼儿所能接受而且喜爱的童话，其中的“人”和“物”往往是他们日常生活中所熟悉而亲切的。“人”呢，就是他们的父母、老师、医生、民警叔叔和解放军叔叔等，而不是《皇帝的新衣》中的“皇帝”；“物”呢，动物方面就是小猫、小兔、小马，植物方面就是向日葵、喇叭花，而不是《卖火柴的女孩》中的“圣诞树”。因为儿童，特别是幼儿的脑中没有“皇帝”和“圣诞树”这种概念，要引起他们的联想，就要费很大的工夫来解释。

因此，要为我们中国现代的儿童写童话，除了文字必须浅显易懂之外，还必须熟悉儿童和他们周围生活中的一切，比方说他们有时会从拖拉机、起重机、收音机甚至于电视机里，引起了很神奇而美丽的想象和幻想。童话的作家们就可以通过这些“人”和“物”写出生动、曲折而又合乎逻辑的故事，来培养他们爱祖国、爱人民、讲卫生、懂礼貌等等的美德，给他们打好成为一个优秀公民的基础。

这只是一个读童话和讲童话的人的想法和希望，我谨祝童话作家们生活愉快、工作顺利！

1980年1月10日

插上幻想的翅膀展翅飞翔

高士其

在八十年代开始的时候，《童话》丛刊出版了，这是件可喜的事。我谨向《童话》丛刊的作者和编者致以亲切的祝贺，祝贺《童话》丛刊在繁荣创作的春天里，健康地成长。我希望新老作者为孩子们写出更好更多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童话作品。

童话历来是最为孩子们喜爱的文艺作品之一，它有丰富的幻想，强烈的夸张和饶有趣味的故事，非常适合孩子们的好奇心理和富有想象力的特点。

我认为：目前，在童话作品里，也必须具有新的题材，新的风格，新的内容，给孩子们以启发和鼓舞，启发他们的思想，鼓舞他们的斗志，开扩他们的视野，激励他们的感情，为实现“四化”努力学习，在新长征路上奋勇前进。

让孩子们插上幻想的翅膀展翅飞翔，飞翔在光辉灿烂的2000年！

童话的题材很多

茅盾

我病了，暂时写不了童话，只能参加关于童话的笔谈。

从一九六六年春或者更早一些时间起，到一九七六年秋，至少有十年，童话是遭受禁止的。然而在这十年里，千奇百怪的事情却不断发生；如果我们把这些事情都写下来，那何止有千万个新鲜的童话。

在病床上不能入眠的时候，我常常仿佛听见有一个声音在向我讲述一个奇异的故事。

大概的轮廓是这样的：

在人的世界里，有一天，突然闯来了几个怪物。他们的脸皮特别厚，连反坦克的炮弹打上去也只有弹了回来。他们的舌头特别长，说任何一个字，舌头都可以绕八个弯。他们把“红”字说成是“黑、黑、黑！”把“黑”字又说成“红、红、红！”把“一分钱”说成是“一万元”。他们的手特别长，本来是预备从自己的口袋里掏东西，一伸手却掏进了离自己一丈远的人的口袋里；在吃饭的时候，他们从来不吃自己面前的饭，而是把坐在自己对面的人的饭碗端了起来。他们的腿特别长，一抬腿就站上了八层楼房的房顶。

他们喜欢寒风，于是打碎了所有楼房的玻璃窗。他们喜欢黑暗，于是打碎了所有街灯的灯泡。

他们残暴而狡猾，暂时统治了人的世界。他们以主宰者的身份下了许多命令。第一道命令就是：剥夺所有人的生命十年。还有一道命令：立即停止工作，停止生产，停止学习，停止研究。

他们到处装置高音喇叭，用无尽无休的吵吵嚷嚷淹没了音乐声音、鸟语、人的笑声和哭声。

他们在饭馆里的墙壁上画着烧饼、馒头和大米饭，只有他们认为“表现良好”的人，才可以在饥饿的时候，进来看看这些画，以代替就餐。而且在“就餐”以前必须念念有词，向怪物们表示感恩。不用说，在茶室里的墙壁上是挂着一个梅干儿，这也是只有“表现良好”的人到必要时才可以进来看看，用以止渴的。

这几个怪物暂时统治了人的世界，还不满足，他们还想进一步统治天堂。天堂到处花香鸟语，秩序井然，使得他们大为恼怒。他们认为马克思一定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就决定去夺马克思的权。马克思打算申辩几句，他们就转动那能绕八个弯的舌头来斥责：“老头！你不要以为你是马克思本人就能代表马克思主义，现在是我们掌权，由我们来代表马克思主义，而你又不赞成我们；你就是代表修正主义的……你是反动学术权威！”不由分说，他们就给马克思戴上高帽子，挂上黑牌子，在天堂里整整游斗了三十天。

后来，这几个怪物又钻进了地狱，去地狱里夺权。他们立即当上了地狱里的奴隶总管，把所有的幽灵都编了队，为他们起造新的别墅。当然，地狱里也到处装上了高音喇叭，吵得一些古老的鬼魂日夜不安。这样的鬼魂当然思想是保守的，他们很怀念那个旧的地狱；因为既然叫做“地狱”，就应该象地狱。

而那个旧的地狱还是象地狱的，有一定的法规，比一个没有法规的“地狱”强。

等等，等等。

这也许只是一个长篇童话的模糊的轮廓，也许是为许多个中篇童话的初步设想。我听着，又听着，我等待着天才的童话家们有一天把它们写出来。

在病房的日子是漫长的。有时候我又听见一个奇怪的声音向我讲述另外一些故事。

比方：关于那几个怪物的故事的续篇，他们终于又被人们制服了，变小了，关在一个匣子里。匣子上写着两个字：“笑话”。人们一摇动匣子，怪物们就乱喊乱叫，发出一些不成句子的怪音，唧唧喳喳，逗得人们哈哈大笑。

比方：一个关于迅速生长的童话。在烧焦的石缝里一秒钟就长出了茂密的青草，在干枯的土地上一秒钟就长出了青翠的森林，在荒芜的山坡上忽然变出成群的牛羊。……

比方：一个关于奇怪的城市的故事。在这个城市里，上班以后，大街上几乎看不见行人和自行车，公共汽车一辆辆开过去都好像是空的，也没有喇叭声。人行道上站满了小鸟在歌唱，只有老太太们推着婴儿车走过来的时候，才惊得他们飞起来。所有的工厂的烟囱都在冒烟，但又看不见黑色的烟柱。每一个住宅区都是一个风景区。商店很多，和颜悦色的售货员在耐心帮助不多的几个顾客选择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人们只用一分钱就购买了过去标价一万元的商品。……

比方：一个关于庙宇的童话。古老的泥塑都很完整地站着，忽然他们都跳起舞来。人们都在欣赏泥塑的神态和舞姿，

微笑着用手打节拍。但是，没有一个人烧香、下跪和磕头。……

比方：一个关于看电视的童话。电视机有九十九个频道，而每天晚上每个孩子只有一道习题。孩子们快快活活很快做完了各自的习题，有的就去看课外书，有的就去打开电视机，选择一门讲座来补习自己喜爱的功课。……

比方：一个关于疾病的童话。用一个很小的手术，破裂的脑血管会突然自动愈合，脑血栓会突然自动消失。……

比方：一个关于亲人重逢的童话。所有失去了亲人们的亲人又突然回来了，他们复活了，大家不是哭，而是笑，笑着谈彼此分别后这一段时间里的变化。……

等等，等等。

这么多呀，我越听越着迷了。我等待着天才的童话家们很快把它们写出来。

我想，到了今天，童话的题材是很多的。

1980年1月13日上午

于病房



创作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新童话

贺宜

刚成立不久的专业性少年儿童读物出版机构——新蕾出版社，决定要编辑出版《童话》丛刊。这项决定，对于促进我国儿童文学的繁荣，特别是使童话这一古老的儿童文学样式，加紧跟上时代的步伐，具有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它将帮助童话更好地完成她的时代使命，为社会主义新童话的创作实践提供一个理想的园地。

自从“四人帮”被扔进了历史垃圾堆以后，被禁锢了十年的童话，正象在童话中发生的奇迹那样，获得了神奇的“生命之水”的滋润，很快地起死回生。你看，她又以生动活泼、逗人喜爱的姿态出现在孩子们的眼前了。有了童话，儿童文学这一座小百花园就显得益加生意盎然。如今《童话》丛刊的问世，又在这座小百花园中添置了一个别开生面的美丽花坛。在这个花坛里，各种不同品种的童话，将争奇夺巧，逞其千姿百态，散发着袭人的香气，不但将使孩子们获得有益的和有趣的读物，而且也还可以给愿跟孩子们结“忘年之交”的大读者们，提供某种使自己能短暂地富有想象力的童年世界的乐趣。

喜见《童话》丛刊问世，使我不禁回忆起三十多年前的一件往事。一九四七年八、九月份开始，我在上海曾经编过一种叫作《童话连丛》的出版物（华华书店出版），这《童话连丛》其实也是种童话丛刊，就是说是一种不定期的刊物。当时为什

么不用刊物的名义出版发行呢？那是因为那时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月刊都要向国民党登记并送审，有许多作品都受到扣压，不让发表。所以用了“连丛”的名义，每辑还加上一个书名，如第一辑叫作《老虎的尾巴》、第二辑叫作《猩猩公的故事》、第三辑叫做《同心合力斩蛇妖》等等，每个书名上面再冠以《童话连丛》①、②、③、④……等字样，看起来就象是一本单行本，而不是什么期刊，避免了向国民党登记和送审。在当时那样的政治条件下，利用童话来对反动派的种种倒行逆施作暴露讽刺，并对党所领导的人民的斗争加以歌颂和宣传，这也是对反动派进行斗争的一种巧妙形式。

解放以后，随着我国社会的根本变化，童话创作不论在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上，都有变化发展。如果说，解放前的童话，侧重反映旧中国人民的苦难生活和人民为推翻三座大山所进行的艰苦斗争，那么，在解放后的童话则成为培养少年儿童社会主义思想品德的一种教育性武器。我们的童话当然要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孩子们从小培养成为有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有高尚的社会主义道德品质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是我国儿童文学，包括童话在内，所负的时代使命。解放以来的我国童话创作，正是循着党和人民的要求，在社会主义文学的轨道上前进，努力完成着它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光荣使命。

但是，经过十年浩劫的童话，一下要恢复她美妙的风姿，驰骋其丰富的想象，散发醉人的香气，展示五彩缤纷的色彩，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俗语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一些童话作者，到底十年没有动笔了。现在重新写童话，感到要写出比较满意的东西，似乎比从前更加不那么得心应手了。我听几个老朋友这么说过，我自己也有这个感觉。我想，要写出象

样的东西，恐怕的确需要好好再学习、再磨练。现在写童话的年轻同志多了，这当然叫人高兴。不过，由于他们刚开始学写，还没有很好掌握童话艺术的特殊规律，作品比较粗糙稚嫩，自然也在所难免。所以，“四人帮”粉碎后的这两年多时间里，童话创作虽然比较“热闹”，但是要赶上和超过文化大革命前的质量水平，还需要我们大家作最大的努力。

目前最值得注意的问题，恐怕还是在于大多数的童话题材狭窄和陈旧，缺少鲜明的时代特色，有时甚至有点雷同。更多的童话，表现手法比较刻板，形式又复单调，少变化，特别是鸟言兽语，几乎成了目前童话创作的主要形式，无形中把童话束缚住了。其实，鸟言兽语不过是童话的一种形式，更多的应该是以人类为作品中的人物的，在古典童话中，如安徒生、格林等等的童话，几乎都是以人类为作品主人公的，他们即使写鸟言兽语，也不排斥人类在这类童话中登场。当然写人类在童话中活动，恐怕要比写鸟言兽语麻烦些，特别是让现代人出现在童话中，这更为复杂，说不定还要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但是童话中如果“人迹稀少”了，会成为童话的一个危机，会使童话变得很单调，而且堵塞了童话比较直接地反映生活的路子。

有些同志担心让人类进入童话，特别是作为中心人物出现在童话中，会使自己作茧自缚。以前写童话时，常常在开头说，“以前有个国王”，“以前有个王子”，或者还有什么别的人物。国王和王子都是人类，但又是“帝王将相”。碰到帝王将相是要避开的，不然可能会引起麻烦，这是十多年来人们从现实生活中接受的教训。所以大家都不敢写国王、王子还有妖怪仙人之类的显要人物和神奇人物。而且最好是干脆不要写人，让狗说猫说之类的“鸟言兽语”和拟人化的各种有生命、无生

命的东西，来垄断童话这块花坛。

照我看来，“帝王将相”、“神仙魔怪”固然在旧童话中是常见的人物，但是新童话中是否一概要禁止出现，我有点怀疑。我认为，如果并不是宣传封建迷信或任何反动落后的思想，童话中出现帝王将相或神仙魔怪这种传统的童话形象，又有什么坏处？事实上，在旧童话中，公主王子、国王贵族，神仙鬼怪，仙踪魔法，也并非都是宣传封建迷信思想的，拿大家熟悉的安徒生的脍炙人口的童话《皇帝的新衣》来说，里面不是讲了皇帝和大臣吗？他的另一篇童话《豌豆上的公主》不是讲的公主吗？格林兄弟的《白雪公主》讲的不是公主王子的故事吗？普希金的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里面不是有教皇、女皇吗？可是有谁指责它们宣传了封建迷信思想呢？恰恰相反，直到今天人们还为它们蕴藏的人类的美好善良的感情所感动，为它们对剥削阶级进行讽刺的深刻和巧妙，表示情不自禁地赞叹。可见，帝王将相、神仙魔怪不过跟会说人话的老虎、狐狸等等一样，都是童话的传统形象，它们并不存在什么大的区别。决定作品是好是坏，不在于童话中出现了什么人物，而在于通过人物的思想、行动所表达的作品的思想内容。当然我并不赞成大家一窝蜂来写国王、王子、公主、巫婆还有什么仙人妖怪之类的人物，不过，如果有人写了这些人物，而又借助这些人物的推陈出新，宣传一些新的思想，宣传一些有利于培养孩子们一些好的思想品德的话，那我觉得这也是应该允许的。

当然，要让童话写人的话，我赞成更多地写今人而不是古人；更多地写凡人，而不是仙人和妖怪。这方面，我国现代童话创作是有自己的经验的。张天翼同志的《大林和小林》和《宝葫芦的秘密》，严文井同志的《“下次开船”港》和《南南